

| 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 |

石评梅文集

上

SHIPINGMEI WENJI

这些特别的女性，在男人做为主宰的社会里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更多的个人享受，
但她们，用自己的笔，刻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那是女人的“味”，那是个性的“香”，那是精神的“美”，那是智慧的“光”！

北京燕山出版社

324.76
124.76-1
1

石评梅文集

SHIPINGMEI WENJI

上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总序

傅光明

作家们的创作动机，恰如陈西滢先生所说，“非常混杂”，“也许是心有所感，不得不写下来；也许是好名，也许是想换夜饭来，也许是博得爱人的一餐。”而这里的八位现代女作家，却无一例外均属“心有所感”型，情动于衷，不得不写下来。

女性小说的崛起始自“五四”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变革当然主要来自男权社会的呼吁和行动，因为女性生活才刚在那个变革漩涡里开始拓展，还不足以构成推动历史的主要力量。但就像地球板块间的运动，一个空间的拓展意味着对其他空间的挤压。这些活生生的碰撞和冲击在敏感的女性内心所激起的波澜，实在不亚于一场火山喷发。生活给了她们比先辈们更多的欢乐和痛苦，也在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赐予她们将这些感受表达出来的机会。社会开始关注女性在这场变革中的际遇，新文学刊物接纳了她们，读者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更愿意关注这些作品。

一切外部条件都在不知不觉中成熟了，只剩下一个问题：中国女性是否具有文学的禀赋，用最恰当的形式表现她们独特的情感世界。

这已经是发生在本世纪前半叶的事情，世纪回眸，再来读这批女作家的作品，是否会觉到从箱底翻出老祖母的衣物展览一样过时呢？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读者的心情也一定是和我一样。七八十年在文学史上是极短的一瞬，但对评估作家作品的价值却足够了。二十年代冰心的诗意抒情，庐隐的悲愁哀怨，苏雪林的清爽道劲，凌叔华的疏朗飘逸，以及石评梅的豪情壮怀，再到三十年代萧红的凄切忧婉，丁玲的敏锐犀利，从

没被后代的女作家们所淹没。相反，随着时代的流转，她们的作品更像那陈年的佳酿，芳香四溢，滋味醇厚，显示出种种当今女作家们所不具有的感人魅力。这也是那一代女作家被奉为才女的原因所在。

说到中国的才女，人们会自然联想到古代的班昭、蔡文姬、李清照，但与男性文人相比，她们的数量实在少得可怜。即便现代才女，数量相对集中，且有的还被批评家冠以某某派，也难与同时代的男作家比肩。

近代以来，关于女子是否适于文学创作，大体有三种意见：“不适于”、“最宜于”和“亦宜于”。有学者认为“妇人的缺点，在生理上是有一期间会失却理性的调节而被支配于盲目的感情的歇斯底理，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妇人，也会带着生理的事实。因为这种情形的多，遂致偏于感情的，而理性的发育不健全……因为有了这样的弱点，所以一部分的描写能够非常细腻，而且能够下极敏锐的观察，但全体的观察和思量却非常缺乏，……妇人既偏于感情的，所以大概短于思索和批评，不愿推理的运用头脑，妇人的作物，所以富于情绪的分子而缺少思想的暗示。”不用说，这是一种短见。

现代女作家的写作成长几乎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同步，也便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范本。古代作品又被“五四”的激烈变革封入“老古玩店”。以语言文字，谋篇布局，到表现内容，她们都必须同男作家们一样重新探索。没有比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更能刺激一个作家的创作欲望了。

当一个女性认识到自己的体验具有文学价值，而必须创造词汇尽情把它们表达完美时，她们的内心该处于一种何等美妙的状态。这些词汇在汉语词典上也许没有规范的解释，但一经才女们的手，这些词汇组构的文学作品才成了独特和不可替代的。

闻一多先生曾说，诗歌创作犹如带着镣铐跳舞。其实，这个比喻适用于诗歌以外的其他文学形式。任何体裁的创作都像舞者是在一定规范束缚下表达自我。失去了对束缚的度的把

握，任何内容都会变得没有艺术价值。现代才女们凭着天赋从一拿起笔就对此有深刻的自觉。她们大都从写小说开始创作，其作品与古代话本、章回小说和欧美源于叙述故事的小说截然不同。尽管中国古代文化和欧美文明滋养了现代才女的才华，但她们非常清楚自我的独特性，因而不会延袭任何一种类型。她们的独特之一便是东方女性的生命形态和诗化情怀，她们的小说无不浸淫着诗意，无论是活泼明朗的抒写，还是若隐若现的伤怀。因此，她们的小说，多带有散文化特征，也许说兼有小说的精微细致和散文的闲散冲淡更准确。

“五四”所带来的动荡和冲击，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许多根深蒂固的旧有观念，对女性的态度尤其如此。虽然凭了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仍很盛行，自由恋爱已得到认可；大多数女性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但知识女性开始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宗法制度压制女性表达独立的愿望，要求女权解放、个性独立的反抗正赢得广泛的支持。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使一批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女有了与前辈人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她们一方面尊重自己的情感，把母爱、情爱、性爱和对自然乃至万物之爱，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一方面随时准备为捍卫情感牺牲青春、家庭以至生命。当然，从思索到行动，每个女性的感受程度、表达方式不尽相同，有激烈者，如庐隐、萧红、丁玲；有温婉者，如冰心、凌叔华；有趋于保守者，如苏雪林。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忠实自我，绝不为任何其他的理由，哪怕是高尚的理由，而掩饰、扭曲真实的感情。这一点就是同时代许多男作家都不能做到。

由于在叙述语言、题材形式和思想内涵上勇于探索，现代才女们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的真正拓荒者，并泽被着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从张爱玲、苏青、梅娘、林海音、张秀亚、茹志鹃、张抗抗、王安忆、铁凝，以至陈染、林白、须兰等。

对女性文学常有两种误解，一是女性作品常被男批评家们指摘为创作面窄。言外之意，男性作品则创作面宽。若就群体

而言，男性作家作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即是说涵盖了女性生活。以此推论，女性作家作品只是重复了男性作家的写作或曰淹没于男性话语之中，而没有了存在价值。这当然不对。读者读过她们的作品就会明了。若对个体男性作家而言，则会说男作家的创作比女作家的创作更具广度。这种广度可能指题材的选择、情感的表达以及人物的刻画等。我以为这种说法是在肯定了男性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个性的同时，却抹杀了女性作品个性的存在权利。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是“百科全书”，他所涉及的题材及生活层面再宽阔，也不可能穷尽世间万物；他表现的感情再具代表性，也仅是其个人的体验；他所表现的人物再丰富，也不过是他个人生活中接触或想象出来的。假设真有位全能的天才作家表现了所有的题材、感情和人物，那么他的叙述方式能囊括所有作家的表现手段吗？绝对不能。文学风格意味着个性，没有个性的作品怎么谈得上艺术性。一个成熟女作家的文学世界与任何一个成熟男作家所描绘的一样都是个性化的展现。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开启一代女性文学之风的作品因内容的幼稚和形式的粗糙而影响了其艺术性。这就仿如说原始艺术品的艺术性比不上后世艺术家的作品。欣赏任何一种艺术都有个认同过程，不同风格的艺术品会由于欣赏对象接受态度的不同而遭到不同的待遇。有的一出笼即红透云天，也许它只是过眼尘烟；有的初遭冷落，但时间这一无情的批评家证明它是真的艺术。真正艺术的美是独特的，也是持久的。民歌美在淡远质朴，神话美在想象得不着边际，童话则美在它的天真无邪。如果总是用一种主义的眼光去审美，许多美的东西反会失去内在的艺术精神。读“五四”后一代才女们的作品也是如此，她们精心塑造的一个个女性人物，反抗宗法社会的层层桎梏，今天的读者已难以想象；她们欲爱不敢，欲恨不得的感情，在今天敢爱敢恨，敢欲敢死的女性面前，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才女们在女性话语里表达出的性爱观念，与陈染、林白们的

“超性别意识”相比，已原始得像一片枯叶的标本；她们的话语方式同种种“欲望叙事”、“文本实验”等并陈，已失去了亮丽的光泽。但这绝不意味着她们的作品失去了美。恰恰相反，由于再也回不到那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只有透过她们去领略其实是超越时代的女人的爱欲、自由、理想和痛苦的真实。

我记得有位老学者这样写道：“女性底文学，实在是婉约文学的核心，实在是文学天国里面的一个最美丽的花园，我们只看见许多文人学士在那里做妇人语，我们只看见许多诗人在摇头摆尾地模拟那旖旎的情歌，……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像的……婉约而温柔的文学，总得女性来做才能更像样，……可不是，无论文人怎样肆力去体会女子的心情，总不如妇女自己所了解的真切；无论文人怎样描写闺怨传神，总不如妇女自己表现自己的恰称。”就女性写女性来看，的确是这样。一个男人是不大能窥透女人生活的某些层面，女人们微妙的心理情感、情欲体验，那份真切、细腻、亲昵到旖旎幽微的滋味，怕是男性作家所难以企及的。

文学的成就不能单以性别论优劣。男人们头脑里女人的文字好像只能是闺阁幽怨，充其量是给霸权的男性话语补白助兴。“五四”一代女作家不再羞答答地躲藏于香阁绣幕下，而是傲然地以与男作家平等的地位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代开拓者。她们的出身门第和才学修养不逊于任何一位男作家。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苏雪林，都出身于官宦人家、书香门第或已渐破落的旧式家庭。正因于此，她们对旧制度、旧家族的抨击反抗，对社会、文化新思潮的认同参与才更猛烈和急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才女的第一批创作成果是“问题小说”也就顺理成章，是历史的必然了。

文学是感情的产物，而女性的性格特征，最富于感情，女人写起女人也就更擅长。现代才女们写得最多的是妇女题材，以致有的男批评家愿意把拓展了题材的才女作品说成看不出是女性的写作当成一种奖赏，似乎女作家是专为写女人而生，甚

至有简单到把女性写女人的性及其他视为女性写作，把女性写男人的性及其他视为女权写作。世上只有人的文学，却没有男人的文学和女人的文学。事实上，清楚了这再简单不过的一点，一切关于女性主义的文学的锁定便显得毫无意义，说肤浅也可以。

基于这一点，女性文学的真正含义应当是指女性写的文学作品，而非女性写作本身。单把女性文学挑出来示众，倒有文学本该是男性专利的味道，似乎女性文学成了文学的妾。

无论小说、散文，才女们的语言风格多富有抒情性和音乐感，这使她们的作品在承继了古代才女诗、词、曲、赋韵文文学的基础上更把这个传统发扬在了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二十年代的冰心、凌叔华如此；到三十年代，丁玲、萧红在情感浓度和抒写张力上都较前深刻强烈，刻划人物也更往心理深层挖掘，但文字的美致韵味依然。及至才惊艳绝的张爱玲，更把女性写作引至一个意象丰富、情韵精微、充满了光华神致的境界，制造出“张迷”无数，成为许多后继才女们的大圣先师。

感谢北京燕山出版社肯花精力和财力出版这样一套“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这里的“现代”是特指1919—1949年，这段“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时期。入选的八位才女主要活动在20世纪的20—30年代，所选作品也基本限定在她们创作的“现代”阶段，因选家多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代表性毋庸置疑。

由于版权等诸多原因，林徽音、张爱玲、苏青、白薇等未及入选，是个遗憾，只好待将来条件允许，再续选续出。

感谢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先生及其长子夏祖焯先生鼎力相助，解决了文坛常青树百岁老人苏雪林先生，以及旅居美国的谢冰莹先生的版权问题。

拉杂到此，聊作序。

目 录

小 说

病	(1)
“只有梅花知此恨”	(5)
弃妇	(8)
祷告	(13)
红鬃马	(21)
余辉	(31)
归来	(33)
被践踏的嫩芽	(37)
白云庵	(42)
流浪的歌者	(50)
匹马嘶风录	(57)
卸妆之夜	(71)
惆怅	(74)
晚宴	(77)
冰场上	(79)
噩梦中的扮演	(82)
毒蛇	(84)
偶然来临的贵妇人	(87)
一夜	(89)
林楠的日记	(93)

散 文

心之波	(104)
葡萄架下的回忆	(108)
给庐隐	(113)
寄海滨故人	(117)
漱玉	(123)
露沙	(127)
小玲	(130)
小萍	(134)
梅隐	(138)
素心	(141)
婧君	(145)
寄山中的玉薇	(149)
寄到鹦鹉洲	(152)
蕙娟的一封信	(155)
寄到狱中去	(160)
梦回	(164)
母亲	(168)
归来	(177)
战壕	(179)
社戏	(182)
恐怖	(185)
天辛	(188)
涛语	(190)
绒情寄向黄泉	(209)
狂风暴雨之夜	(215)
我只合独葬荒丘	(217)

肠断心碎泪成冰	(223)
梦回寂寂残灯后	(226)
墓畔哀歌	(231)
偶然草	(235)
无穷红艳烟尘里	(237)
深夜絮语	(239)
梦呓	(243)
花神殿的一夜	(246)
爆竹声中的除夕	(249)
雪夜	(253)
血尸	(257)
痛哭和珍	(259)

诗 歌

别后	(262)
碎锦	(264)
陶然亭畔的回忆	(266)
罪恶之迹	(268)
流萤的火焰	(272)
烟水余影——西湖	(275)
血染的枫林	(282)
秋菊	(284)
母亲的玫瑰露	(286)
星火	(287)
一瞥中的流水与落花	(289)
疲倦的青春	(291)
春之波	(292)
梅花树下的漫歌	(293)

女神的梅花和银铃	(296)
灵魂的漫歌	(298)
灵感的埋葬	(302)
残夜的雨声	(305)
微细的回音	(306)
我愿你	(308)
京汉途中的残痕	(310)
模糊的心影	(314)
心影	(316)
飞去的燕儿	(317)
春的微语	(319)
叫她回来吧!	(321)
你告她	(323)
留恋	(324)
宝剑赠与英雄	(325)
微笑	(328)
山灵的祷告	(331)
星火	(334)
谁的花球?	(336)
归来	(337)
静听银涛咽最后一声	(338)
再悼曼君	(339)
“我已认识了自己”	(340)
痛哭英雄	(342)
翠湖畔传来的哀音	(344)
夜深了	(346)
旧稿	(348)
雁儿呵, 永不衔一片红叶再飞来!	(350)



扫墓	(351)
抬起头来，我爱！	(354)
秋的礼赠	(355)
浅浅的伤痕	(356)
月儿圆	(357)
别宴	(359)
这悠悠相思我与谁弹？	(362)
祭献之词	(363)
断头台畔	(364)
我告诉你母亲	(365)



小说

病

窗外一片片飞着雪花，炉中的兽炭熊熊地燃着，我拥着浅紫的绸被，睁着半开的眼，向窗望着！这时恰是黄昏，屋里的东西，已渐渐模糊起来；病魔又乘着这黑暗的势力，侵入我这无抵抗的身体内。当时微觉有点头痛，但我的心仍觉清明的存在。迷离恍惚中，依稀听见枕畔有轻轻语声：

“母亲远在故乡，梅隐姐姐又在日本，云妹你哪里能病？”这凄清的声音，传到我的耳鼓时，不觉一阵心酸，眼眶里的泪又湿透了枕衣！但当我睁开眼看时，床前只有何妈，背着黯淡的灯光，拿着一杯煎好的药静静地低头站着。伊脸上堆满了愁纹，也似乎同我一样咀咒这苍天是如何的不仁呵！

我起来喝了半杯这不治病痛的药，仍睡下；我忽然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向何妈微微地一笑！但伊如何能知道我的笑是何种的笑呵？我把眼闭后，伊也蹑手蹑足，轻轻地出去了。我实在再无勇气看这惨淡的灯光；确是太凄凉而且恐怖了！一时间又将二十年来的波纹，都连续不断地浮上脑海，一幕一幕像电影一样，很迅速地转动。

一年一年的光阴催着我在痛苦的途程中工作，我未曾找到一株青翠的松枝！或是红艳的玫瑰！只在疲倦的床上，饮伤了未母辣的火酒，刺遍了荆棘的针芒！只见一滴一滴的血，由我心巢中落到土壤里；一点一点的泪，由眼中逆流到心房，一年的赠与，只有惆怅的悲哀；我更何忍，对着这疏俏的寒梅，重温那迷惘的旧梦呵！

这样群众欲狂的新年，我只张了病幕，隔阻了一切；在电话的铃声里，何妈已替我谢绝了一概虚伪的酬酢。不过当爆竹声连续不断地刺入耳鼓时，我又想到家乡的团圆宴上，或者母亲还虚着我的坐位待我？伊们又乌能料到可怜的我，是病在天涯！

今天早晨雪已不下，地上满铺着银沙；让何妈把窗上的纱幔都揭起，顿觉心神舒爽！美丽的朝霞，正射在我的脸上；紫红的轻绡一层一层的退着，渐渐变成淡蓝的云座；那时由云幕中捧出了一轮金黄的太阳！再加蔚青的晴空，绚烂的云霞，白玉似的楼阁，雪绒似的花球；这一幅冬景——也可说是春景，确是太理想的美丽了；窗前小鸟，也啾着圆润的珠喉啾啾着；案头两株红梅。也懒松松地半开着！当一阵阵馥郁的清香，送到枕畔的时候，不禁由心灵的深处，发出赞美！这是半载隐逸的（也可说是忧愁的）生活中最快乐的一时。“自然”确能有时与人以莫大的兴奋和安慰！

这刹那的安慰只有少时间的逗留，悲哀的纤维又轻轻地跳动着——直到将全身都浸在悲哀的海里：那神妙的搏动，才肯停止。

沙漠中开不了蔷薇似的红花！谁也不能在痛苦的机轮上安慰我！我明知道世间，和被捣碎和伤害的不仅是我！就是现在把理想的种子，植在我希望的田里；将镇痛剂放在我创伤的心上：也是被我拒绝的。我只觉我应当高声的呼喊，低声的啜泣；或者伏在神的宝座下忏悔我生的罪恶。从前热心要实现希望，现在都一齐包好，让水晶的匣子盛着，埋葬在海底！

任那一切的余烬燃着，或有一天狂风把他们一齐吹化呵！

当灵肉分裂的时候，我把灵魂轻轻向云头浮起，用着灵的眼望着病榻上的我！不禁想人生诚然是可怜而悲痛，飘泊者的呼声，恰是隔了重重尘网的人所不能听到的。

我确是太痴了！在这样人间，想求到我所希望的星火！人生只应当无目的转着生之轮，服从着严酷的制度！虽然人是具



有理智的判断，博感的系恋；但同时人类又组织了一切的制度和习惯；你绝无勇气，把许多壁垒都粉碎了，如你心一样的要求！这种压伏的宇宙下，遂迷漫了失望的呼声！

病的时期内，我就这样不断的运用我心的工作；我毫未觉着光阴是怎样飞驰——像金箭一样的迅速！我只觉太阳射着我时，脸上现着金辉色！可怖的黑暗侵到我的病屋时，只有烈炽的火焰，似乎和这黑暗搏战！

静静的夜里，只听到心浪的起伏，钟声的摆动；有时远远的一阵爆竹声，但没有多时仍归寂然，那时我联想到一件往事：

“依稀是八岁的时候，我也是在新年中忽然病了；我由厢房的窗上，知道了新年中的点缀。雪花铺满了屋顶和院中的假山；一棵老槐树上，悬挂着许多晚上要放的鞭炮；远看去像挂着许多红绿的流苏。客厅的门上，挂着大红的彩绸，两旁吊着许多玻璃灯。

母亲嘱咐了监督我的王妈，没有出房门的权利；或许是怕我受风寒，那时心里很不快活；总想有机会出去玩玩。一到灯光辉煌的时候，母亲怕我孤寂，就坐到我的小竹床上，用伊软绵的爱手，抚着我的散发，谈许多故事给我听。当我每次由睡梦中哭着醒来的时候，母亲准在我旁边安慰我。虽然是病着，但药有母亲看着王妈用心地煎，并且有许多样的汤点给我吃。父亲有了工夫，也踱到我的房里来看我，有时还问问我已认过的字忘了没有？”

当那时我毫未知道在母亲的帟下生病，是多么幸福的事！这种漫柔的仁爱，我就那样使他不得意过去。现在我在天涯已漂泊四年了：当我缠绵床褥，心情烦乱，医药无人过问的时候，我是怎样渴望我亲爱的母亲！系念我亲爱的母亲呵！

梦中有时能望到母亲的影儿，伊慢慢走到我的床前；把伊的手放在我发上抚着；我喜欢的张着双臂抱伊的时候；可恨的晨鸡又喔喔地叫了！追梦醒后，只有梅花的冷香，一缕缕沁入



心肺；阑珊的疏影，在壁上盘曲蜷回的映着。床前确是立着一人，是我忠心的女仆，虽然伊也是伊女儿的母亲；但伊的影子绝不是我的母亲！

我确是囚在病笼中了；但朋友呵！请你立在云头向下界一望，谁是不受病笼羁束的？谁是逃出生命之网的漏鱼？病身体的，或不受精神的烦闷；病精神的，或不受身体的痛苦；我呢？精神上感受着无形的腐蚀；身体又感受迟缓而不能致命的斧柯！我的病愈重，我诅咒人生也更深；假如没有生，何至于使我病呢？所以我诅咒社会人情怎样薄浮，制度怎样万恶！我以为社会是虚的总名，藉以组织中心的还是人类——聪明的人类。

我或者是太聪明！或者是神经过敏！在我眼帘下的宇宙，没有安全的整个，只有分析的碎屑；所谓奇丽，只有惨淡；所谓愉快，只有悲哀。我以为世间一切奇丽快乐都是虚幻，而悲哀惨淡，确是宇宙中的主宰，万古不灭的真理！我对于生，感不到快乐，只有悲哀，同时我又怀疑着宇宙中的一切。

病中心情，确有时太离奇，不过我已是为群众所讥讽为疯狂的呻吟者！

不禁又觉着一生太无收获了！游戏了这许多年，所尝受的只是虚伪的讪笑，面具的浮情。有时也曾如流星一样，坠颗光明的星在我面前；但只有刹那的火花到地后又变成坚硬的岩石了！宇宙惟一的安慰，只有母亲的爱；海枯石烂不卷不转之情，都是由母亲的爱里，发蕾以不于开花。这在悲哀的人生，只有为了母亲而生活！母亲为了怕我逸去，曾用伊的鲜红的血丝，结织了生网。我为了爱母亲，我更何忍斩断了母亲结织的生网！另去那死的深洞内，受那比较连母亲都没有的生活！

这样似乎母亲已很诚恳的昭示了；我伏在母亲的宝座下忏悔了；为了母亲，我应当抗议病魔侵占；这样计划之后，可怜我又开始转动这机械的人轮了！